# 禮記集解

禮記卷十三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王制第五之二

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釋文杪亡小反量音諒

冢宰制國用周禮大宰以九式均節財用是也杪末也歲末五穀皆入然後多寡有數而國用可制也用地小大者王畿千里自公卿大夫采地之外除山陵沈斥林麓城郭邑居之不爲田者其餘以再易一易不易通計之而據其出賦之實地也然地之小大有定歲之豐凶無常故必以二者相參而制之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者須度三十年之所入以歲之豐凶通融相較而酌用

其中數以制爲國用也量入以爲出者量每年所入之
中數以制爲所出之數而常留其四分之一焉則三十
年之通得有十年之蓄而無患於不足矣孔氏曰崔氏
云三十年之閒大約有閏月十三足爲一年故惟有九
年之蓄王肅以爲二十七年有九年之蓄而言三十者
舉成數也兩義皆通未知孰是

祭用數之仂釋文仂音勒又音力

鄭氏曰筭今年一歲經用之數用其什一孔氏曰仂是
分散之名故考工記云石有時而泐考工記又云以其
圍之阞捎其藪彼註阞謂三分之一此云什一者以民
稅一歲十一則國祭所用亦什一也

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

鄭氏曰祭天地社稷不敢以卑廢尊越猶躐也紼輴車

索孔氏曰未葬之前屬紼於輴以備火災今既祭天地社稷須越躐此紼而往祭所故云越紼呂氏大臨曰人事之重莫重於哀死故祭雖至重亦有所不行葢祭而誠至則忘哀祭而誠不至則不如不祭之爲愈范氏伯崇曰鄭氏解唯祭天地社稷云不以卑廢尊也此說非是天子諸侯之喪惟不祭宗廟爾郊社五祀皆不廢也天地可言尊於宗廟社稷五祀不尊於宗廟也但內事用情故宗廟雖尊而有所不行外事由文故社稷五祀不可廢其祭曾子問疏謂外神不可以已私喪久廢其祭其說優於鄭氏矣內事用情以子孫哀戚之情推祖考之心知其必有所不安於此而子孫之於祖宗至敬無文又不可使人攝事必也親祭麤衰不可以臨祭又不可以釋衰而吉服狥情而廢禮亦明矣外事由文者

有國家者百神是主天子之於天地諸侯之於社稷大夫之於五祀皆禮文之不可已者非若子孫之於祖考不得以私喪久廢其祭而其祭也必以吉服吉禮故不得已隨其輕重而使人攝焉期於無廢其文而已愚謂喪三年不祭不親祭也曾子問曰君薨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五祀𢍜尚祭則餘神可知此舉其尊者言之故云唯祭天地社稷其實外神皆祭也言唯者對宗廟尚未祭言之非對其餘外神也既祔之後宗廟亦祭左傳云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又左傳晉葬悼公改服脩官烝於曲沃而遷廟之禮亦必因練後祫祭也凡在喪而祭者皆使人攝之而其禮皆有所殺焉周禮量人凡宰祭與鬱人受舉斝而皆飲之晉既烝於曲沃而是冬叔言言寡君未禘祀此使人

攝祭宗廟之證也曾子問所言既殯而祭五祀有降殺之法大宗伯以饋食享先王鄭氏謂始禘自饋食始則在喪而祭宗廟者雖人君但用饋食之禮與

喪用三年之仂

鄭氏曰喪大事用三歲之什一愚謂喪禮繁多自始死含襲以迄於祥禫除喪其所用總爲三歲之仂也

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

鄭氏曰暴猶耗也浩猶饒也不奢不儉常用數之仂愚謂不足謂財匱而用不給由於用之無度而物力傷殘也故曰暴有餘謂財多而用不盡由其用之有節而儲蓄豐羨也故曰浩以三十年之通數而祭常用其仂故豐年不奢留其有餘於凶也凶年不儉資其不足於豐也此制用豐凶相補之法也然凶歲祭事不縣祀以下

牲則豐固不奢而凶則未嘗不儉矣而曰凶年不儉何也蓋祭有大祀中祀小祀凶年於小祀或殺而大祀則未嘗有所儉也國用不止於喪祭而喪祭之事爲大且其費爲繁故此上四節特以喪祭明制用之法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九年之蓄者三十年之通所用之餘財也三十年而有九年之蓄者乃制用之常法也少於此謂之不足又少焉而無六年之蓄則曰急又少焉而無三年之蓄則無以待意外之變而國非其國矣然非獨國家之所蓄者如此其在民者亦必三年耕則有一年之餘食九年耕

則有三年之餘食以三十年之通則國與民皆有九年之蓄其藏富於民者既足以爲凶年之備而國有餘儲又可以行蠲免賙䘏阨故雖有凶旱水溢而民無食菜之饑色也如此然後天子之食每日一舉而侑之以樂不然則有所不安於是也舉謂殺牲盛饌以食也周禮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應氏鏞曰此非謂旱乾水溢亦不廢樂也謂既有三十年通制之規模雖凶災而民不病則常時可以日舉樂耳若夫偶値凶年則雖有備而亦豈敢用樂乎○自冢宰制國用至此明制國用之法

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

鄭氏曰尊者舒卑者速春秋傳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

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孔氏曰天子諸侯位既尊重送終禮物多許其申遂故日月緩大夫士禮數既卑送終物少又職惟促遽義許奪情故日月促又孔氏左傳疏曰天子七月諸侯五月者死月葬月皆通數之也文八年八月天王崩九年二月葬襄王是天子之七月也成十八年八月公薨於路寢十二月葬我君成公是諸侯之五月也諸侯五月而葬自是正禮不假發傳而葬成公之下傳特言書順者欲以包舉公之得失於莊見亂故而緩於僖見無故而緩於成見順禮傳發三者則其餘皆可知也士踰月通死月亦三月也士與大夫不異而別設文者以大夫與士名位既異變文以示等差其實月數同也愚謂葬月連數死月則殯日數死日可知五日而殯者死後間

一日而小斂又間一日而殯也七日而殯者死後間二日而小斂又間二日而殯也餘說已見曲禮上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

三年之喪爲父父沒爲母爲祖父後者爲祖父母爲長子雖天子諸侯之尊不絕不降也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

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不封不樹釋文縣封上音元下音窆彼念反爲于僞反○不封封如字

鄭氏曰封當爲窆縣窆之者至卑不得引紼下棺雖雨猶葬以其禮儀少封謂聚土爲墳不封之不樹之又爲至卑無飾也周禮曰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則士以上乃得封樹愿謂庶人葬不爲雨止則自士以上皆爲雨止矣春秋葬敬嬴及定公皆雨不克葬明日乃葬

左氏以爲禮穀梁以爲非禮徐邈引士喪禮稾車載蓑笠謂人君之張設當周備非也稾車載蓑笠乃以死者之物載之魂車非以備生人之用者也曾子問諸侯旅見天子雨則廢況於葬乎柩車重大天子執紼者千人諸侯五百人大夫三百人若冒雨而行其危甚矣惟庶人卑賤儀物既少而執紼之人送葬之賓不可以久稽其不爲雨止蓋不得已焉爾自大夫士以上儀物既多而其助葬者天子諸侯則皆其臣子大夫士亦皆私臣公有司之屬而無患於不供何有冒雨而倉卒成禮且疑於以其親痁患乎

喪不貳事自天子達於庶人

王氏安石曰喪不貳事當連自天子達於庶人爲句三年不貳事欲其一於喪事也金革無辟上使之非也或

權制也愚謂舊以喪不貳事屬上庶人一節非也君薨百官總巳以聽冢宰三年則天子諸侯固不貳事矣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則大夫士亦不貳事矣非獨庶人也其人君旣卒哭而從王事大夫士旣練而從君事者乃權制也

喪從死者祭從生者

鄭氏曰從死者謂衣衾棺椁孔氏曰盧植云從生者謂除服後吉祭若喪祭仍從死者之爵故小記云士祔於大夫則易牲又云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後其夫不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又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特牲卒哭成事祔皆少牢愚謂盧氏以祭爲吉祭是也鄭氏以爲喪祭顯與小記雜記相違孔疏旣引盧氏之說而又謂子孫

無官爵者用死者之禮生者有爵則從生者之法欲以曲伸註說果爾則父爲大夫子爲士喪祭用士禮父爲大夫子爲庶人喪祭反用大夫禮矣而可乎

支子不祭

說已見曲禮下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釋文昭常遙反凡言昭穆放此

三昭三穆四親廟與高祖之父高祖之祖也二昭二穆自高祖以下也大祖皆謂始受封之君也一昭一穆祖及禰也大祖別子始爵者也大夫有大祖廟謂大宗子爲大夫者若非大宗子則無大祖而以曾祖備三廟也士謂三等之士也若適士則立二廟曾子問疏云大宗

子爲士得立祖禰二廟是也庶人不得立廟其奉先之處謂之寢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堂曰寢○劉歆曰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故自上以下降殺以兩天子七廟者其正法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殷大甲爲大宗大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周公爲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朱子曰以諸侯之廟言之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則五廟皆在公宮之東南矣其制則孫毓以爲外爲都宮大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是也葢大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寢室而牆宇四周焉

大祖之廟百世不遷自餘四廟則六世之後每易一世而一遷其遷之也新主祔於其班之南廟南廟之主遷於北廟北廟親盡則遷於大廟之夾室凡廟主在本廟之中皆東向及其祫於大廟之室中則惟大祖東向自如而爲最尊之位羣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墉下而南向羣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羣廟之列則左爲昭右爲穆祫祭之位則北爲昭而南爲穆也昭常爲昭穆常爲穆蓋二世祧則四世遷昭之北廟六世祔昭之南廟三世祧則五世遷穆之北廟七世祔穆之南廟昭者祔則穆者不遷穆者祔則昭者不遷此所以祔必以班尸必以孫而子孫之列亦以爲序若武王謂文王爲穆考成王稱武王爲昭考則自其始祔

已然而春秋傳以管蔡郕霍爲文之昭邘晉應韓爲武之穆則雖其旣遠而猶不易也宗廟但以左右爲昭穆而不以昭穆爲尊卑故五廟同爲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爲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尊必大祫而會於一室然後序其尊卑之次則凡已毁未毁之主又畢陳而無所易唯四時之祫則高祖有時而在穆其禮未有考焉意或如此則高之上無昭而特設位於祖之西禰之下無穆而特設位於曾之東也與然則天子之廟制若何曰唐之文祖虞之神宗商之七世三宗其詳今不可考獨周制猶有可言而漢儒之說已有不同矣謂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故三廟不毁與親廟四而七者諸儒之說也謂三昭三穆與大祖而七文武爲宗不在數中

者劉歆之說也雖其數之不同然其位置遷次宜亦與
諸侯之廟無甚異者但如諸儒之說則武王初有天下
之時后稷爲大祖而祖紺居昭之北廟大王居穆之北
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爲五廟而已
至成王時則祖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祔至康王時則大
王祧文王遷而成王祔至昭王時則王季祧武王遷而
康王祔自此以上亦皆且爲五廟而祧者藏於大祖之
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從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
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祔而爲
六廟矣至共王時則武王親盡從遷而以有功當宗故
別立一廟於東北而謂之武世室於是康王遷穆王祔
而爲七廟矣自是之後則穆之祧者藏於文世室昭之
祧者藏於武世室而不復藏於大廟矣如劉歆之說周

自武王克商卽增立二廟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圉亞圉如前遞遷至懿王而始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至孝王而始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此爲少不同耳前代說者多是劉歆愚亦意其或然也大夫三廟則視諸侯而殺其二然其大祖昭穆之位猶諸侯也適士二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一官師一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二然其門堂寢室之制猶大夫也曰廟之降殺以兩而其制不降何也曰降也天子之山節藻梲複廟重檐諸侯有不得爲者矣諸侯之黝堊斲礱大夫有不得爲者矣大夫之倉楹斲桷士又不得爲矣傳霖曰廟制參明堂位穀梁傳獨門堂寢室之合然後可名爲宮則其制有不得而殺耳蓋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生異宮而死不異廟則有不得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者是以不得而降也愚謂天子七廟

鄭氏與王肅爲二說鄭謂文武在七廟之中卽韋元成諸儒之說也王謂文武在七廟之外卽劉歆之說也周禮作於周公時有守祧八人姜嫄之外已有七廟而其後以文武受命親盡不祧則不止於七廟矣魯周公廟爲大廟魯公廟爲世室至成六年立武宮至定元年立煬宮而桓僖之廟至哀公時尚未毀幷四親廟而爲十廟此雖魯之僭禮然必周有此禮而後魯僭之苟天子之廟止於七魯人雖僭必不踰周制而過之矣蓋報本追遠之意極乎始祖而止而王者更及乎始祖之所自出親廟蓋於服制之所及極乎高祖而止而王者更及乎高祖之父與祖蓋德厚流光自當如此如鄭氏之說則三代之初止祭五世與諸侯同旣非降殺以兩之義且功德之祖其多少不可知今七廟必以有功德者備

數而功德之祖又必以二廟限之倘有功德者不止於
二廟既無以處之倘不及二廟則七廟且不備矣而可
乎○大夫止於三廟士止於一廟而程子謂高祖有服
不可不祭朱子謂最得祭祀之本意葢以服制言之同
高祖者爲四緦麻出於高祖者有服則高祖必無不祭
況曾元之受重於高曾者當爲之服斬除喪之後可使
不獲享一日之烝嘗乎以宗法言之則自繼禰以上至
於繼高祖爲四小宗皆族人之所宗也族人之所以宗
之者以其主高祖以下之祭也尊祖故敬宗祖遷於上
宗易於下宗未易則祖未遷矣高曾之必有祭又何疑
乎然則其祭也如之何曰就祖禰之廟而祭之也鄭引
逸中霤禮祭五祀皆於廟廟以奉先而可以祭外神則
廟主於祖禰而以之祭高曾又何不可之有然則何以

別於諸侯之祭五世者也曰諸侯三時皆祫大夫士雖祭高曾然猶而不祫則亦何患其上僭乎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釋文礿餘若反

鄭氏曰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禴詩小雅曰禴祠烝嘗于公先王此周四時祭宗廟之名也孔氏曰皇氏云礿薄也春物未成祭品鮮薄也禘者第也夏時物雖未成宜依時次第而進之嘗者白虎通云新穀熟而嘗之烝者衆也冬時物成者衆孫炎云烝進也進品物也愚謂周以天子有大禘之祭故改春夏祭名以辟之而諸侯祭名仍舊故魯春秋書魯禘皆時祭也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

鄭氏曰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賈氏公彥曰鄭依孝經緯社者五土之總神句龍爲后土之官有功於民死配社而食稷是原隰之神宜五穀五穀不可遍舉稷者五穀之長立稷以表神名棄爲堯時稷官主稼穡之事有功於民死配稷而食名爲田正也愚謂社祭五土之總神以后土配食稷祭原隰之神以后稷配食大司徒辨五地之物生曰山林曰川澤曰邱陵曰墳衍曰原隰小宗伯祭山川邱陵墳衍各因其方而不言原隰葢原隰之神卽稷也五土皆生物以養人而原隰宜五穀其養人之功尤大故其位獨配社而建於路門外之左於五土爲獨尊也

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

主後者

鄭氏曰覛覛其牲器之數祭名山大川在其地若魯人祭泰山晉人祭河是也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謂所因之國先王先公有功德宜享世祀今絶無後爲之主者愚謂覛謂用其獻數及其俎簋籩豆之數也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地祇不灌而以瘞埋降神則覛上公者七獻覛諸侯者五獻以其無二灌故也周禮職方氏九州皆有山鎭有川澤有浸爾雅梁山晉望也左傳江漢雎漳楚之望也則名山大川不止於嶽瀆嶽瀆乃其尤鉅者爾顧氏炎武曰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地而無主後者左傳子產對叔向曰遷閼伯於商邱主辰商人是因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齊晏子對景公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

之是也懸謂因國之先王先公不必皆祭必其有功德而無主後者乃祭之爾相土封商邱因閼伯故國故祀辰星是祭因國先公之事也

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釋文犆音特祫音洽

犆特也春物未成其禮不盛特祭一廟或祖或禰而不合食也祫合也夏秋冬物多禮盛則升羣廟之主而合食於大廟也○鄭氏曰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爲常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凡祫之歲春一礿而已周改夏曰礿以禘爲殷祭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是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也林氏之奇曰禘祫之說先儒聚訟久矣論年之先後則鄭康成高堂隆謂先三而後二徐邈謂先二而後三辨祭之

大小則鄭康成謂祫大於禘王肅謂禘大於祫賈逵劉歆謂一祭二名禮無差降矛盾相攻卒無定論鄭氏之說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禘於羣廟自是以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爲之說者曰僖公薨文公卽位二年秋八月大事於大廟大事大祫也是喪畢祫於太祖也明年春禘雖無正文約僖八年宣八年皆有禘可知蓋以文公二年祫則知僖宣二年亦皆有祫僖宣二年有祫則明年是三年春禘六年秋祫是三年祫八年禘幷前爲五年禘也不知春秋時諸侯僭亂魯之祭祀皆妄舉也春秋常事不書其書者皆亂常悖禮之事僖公以三十三年冬十二月薨至文公二年喪制未畢未可以祫而祫一惡也躋僖公二惡也經無三年禘文何以知之徒約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而云愈繆

矣況宣公八年經書有事於太廟則是常祭也而以爲禘何耶禘祫之文不詳所可知者禘尊而祫卑矣禘者推始祖所自出之君而追祀之此天子之禮魯用之僭也若祫則天子諸侯皆有之至年數之久近祭時之先後則經無所據學者當闕其疑楊氏復曰祫祭有二曾子問曰祫祭於祖則迎四廟之主王制曰天子祫禘祫嘗祫烝此時祭之祫也公羊傳曰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此大祫也漢儒混禘祫而幷言之馬融言歲祫及壇墠禘及郊宗石室鄭康成謂祫則毀主未毀主合食於太廟禘則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文武以下穆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何休謂祫祭不及功臣而禘則功臣皆祭至禘祫年月經無其文惟公羊傳言五

年而再殷祭大祫也三年一祫五年再祫猶天道三年一閏五年再閏也於禘祭何與漢儒乃據此以證禘祫相因之說鄭康成則曰三年而祫五年而禘徐邈則曰禘祫相去各三十月夫既混祫於禘皆以爲合食於太祖則禘祫無別矣不知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不兼羣廟之主則禘與祫異大祫兼羣廟之主則自太祖以下皆合食於太祖又何壇墠與郊宗石室之分乎又何太王王季合食於后稷文武以下各祭於文武二祧之分乎祫祭則功臣皆與司勳謂祭於大烝是也誰謂祫祭功臣不與乎愚謂禘有大小祫亦有大小禘之大者惟天子得行之大傳曰不王不禘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是也其小者爲夏祭天子則祫祭諸侯則一犆一祫者也大祫則天子諸侯皆有

之公羊傳曰大事者大祫也毁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毁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是也其小者則三時之祭升羣廟之主合食於太廟而不及毁廟者也王制於禘則言夏祭而未及大禘於祫則言三時之祫而未及大祫鄭氏乃以祫爲大祫謂夏殷每歲三時皆大祫誤矣祫者合祭之名三時之祫合羣廟之主而祭於太廟大祫合羣廟及遷廟之主而祭於太廟所祭有多寡而其爲合祭則一也且礿禘烝嘗者祭名之異也曰犆曰祫者祭禮之别也犆礿者謂以犆祭而爲礿也祫禘祫嘗祫烝者謂以祫祭而爲禘嘗烝也天子則言祫於禘嘗烝之上諸侯則言祫於禘嘗烝之下記者文便非有義例也鄭氏乃以礿禘嘗烝皆爲特祭之名離祫於禘嘗烝而二之謂天子言祫於上者先祫而後

時祭諸侯言祫於下者先時祭而後祫則尤繆之甚者祭不欲數一時之閒既爲祫祭又爲禴祭豈其煩瀆若此祫禘祫嘗祫烝之文與禴礿一例若謂祫禘爲祫而又禘亦可謂禴礿爲禴而又礿乎無論其他於文義亦自不通矣至其據魯禮以推周禮之失則林氏之說固已詳矣蓋春秋所書魯禘皆夏祭之禘也鄭氏不知大禘不及羣廟又不知春秋魯禘皆時祭而非大祭而據以推禘祫之歲月此其所以誤也魯之禘見於經者二閔二年吉禘於莊公僖八年禘於太廟是也經不言禘而傳以爲禘者二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傳曰禘於武宮定八年從祀先公傳曰禘於僖公是也經所不書而見於傳者一昭二十五年傳禘於襄公是也經傳皆不言禘而以時推之可以知其爲禘者一宣八年夏六月

有事於大廟是也大禘祭始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閔二年昭十五年二十五年定八年之禘止祭羣廟此時祭之殖禘非大禘也禘大於祫經於文二年大祫書大事僖八年禘於大廟宣八年有事於大廟皆不言大此時祭之祫禘非大禘也且僖八年禘致夫人始以哀姜祔廟也祫禘莊公與焉故得祔哀姜大禘不及羣廟則禘致夫人之非大禘尤可見矣春秋於嘗烝皆不書所祭之廟禘必書所祭之廟者嘗烝皆祫必於太廟可知禘有殖有祫故必別而書之於太廟者祫禘也於羣廟者殖禘也禮運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則天子大禘之禮魯蓋僭用之矣然不見於春秋之所書春秋常祭不書因事乃書也春秋所書魯禘皆時祭而非大祭則鄭所據以推禘祫之歲月者其說可不攻而破也○大禘大

祫之說先儒聚訟其所論大約有四一曰二祭之大小二曰所祭之多寡三曰祭之年四曰祭之月然以大傳公羊傳及周禮司勳之所言考之則禘大祫小禘止於天子祫逮於諸侯禘惟祭始祖所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祫祭則合祭羣主而升及於功臣其義本自明白自鄭氏誤以大傳之禘爲祭感生帝於是郊之說謬而禘之說亦晦禘之說晦而祫之說亦混至趙伯循始正之而朱子據之以釋論語自是禘祫之大小與其所祭之祖皆坦然而無疑義矣若其祭之年月則祫祭五年再行公羊所謂五年而再殷祭也張純謂禘以夏四月祫以冬十月此雖於經傳無明文然禘本夏祭而大禘因其名則禘必於夏行之可知也司勳有功者祭於大烝烝祭謂之大烝則天子之大祫因冬烝行之也祭統言

大嘗禘又曰莫重於嘗禘中庸言禘嘗之義以嘗配禘而又謂之大嘗此所謂嘗必大祫之祭也是諸侯之大祫因秋嘗行之也諸侯大祫不於烝而於嘗辟天子之禮也大禘大祫皆因時祭之月大禘以夏大祫天子以冬諸侯以秋遇大祭之月則時祭不復舉祭不欲數故也惟大禘之年不可考然以祫祭五年再行推之亦必不每歲行之可知矣

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

鄭氏曰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孔氏曰南方諸侯夏來朝闕夏禘西方諸侯秋來朝廢嘗北方諸侯冬來朝廢烝東方諸侯春來朝廢礿愚謂一歲四祭上下之達禮也若諸侯降於天子止三祭豈大夫士又降於諸侯乎作是篇者本傳公羊春秋之學見春秋但書禘

嘗烝而無春祭故謂諸侯歲廢一時之祭而明堂位於魯祭亦但言夏礿秋嘗冬烝皆讀春秋而誤者也春秋所書魯祭皆譏也常祭得禮則不書非本無春祭也舜典言羣后四朝謂四服分四年來朝虞夏諸侯非歲朝也周禮量人凡宰祭與鬱人受斝歷而皆飲之量人與鬱人飲斝歷此必宗廟之祭有鬱鬯之灌者也天子之祭可使冢宰攝祭則諸侯朝覲亦必使上卿攝祭何以遂廢一時之祭乎

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

禘一犆一祫謂一歲犆祭一歲祫祭所以降於天子也若大夫士四時皆犆又遠降於諸侯矣

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 釋文大音泰 少詩照反

天子之社所祭者畿內之地祇也諸侯之社所祭者國

內之地祇也所載有廣狹故其禮有尊卑若天下之地
祇則北郊之祭主之
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
鄭氏曰有田者既祭又薦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士薦
牲用特豚大夫以上用羔所謂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孔
氏曰月令天子祭廟又有薦新故月令四月以彘嘗麥
先薦寢廟又士喪禮有薦新如朔奠大斂小斂以特牲
而云薦新是有田者既祭又薦新也士祭用特牲薦宜
貶降不用成牲故用特豚大夫祭用少牢薦則用羔也
愚謂無田謂失位而無田祿也薦猶獻也大戴禮天圓
篇云無祿者稷饋稷饋者無尸無尸者厭也蓋祭有黍
稷而薦則惟饋稷祭有尸而薦則無尸大畧如聘禮使
者反釋奠之禮而已○鄭氏云祭以首時薦以仲月孔

疏引晏子春秋云自天子至士皆祭以首時然周禮仲夏苗田獻禽以享礿仲冬狩田獻禽以享烝則人君祭以仲月矣孔氏謂周禮四仲祭因田獵而獻禽非正祭非也鄭豐卷將祭請田子產不許曰唯君用鮮魯人獵較而孔子先簿正祭器是人君四時之田皆以爲祭非徒因田獻禽也大夫士必助君祭乃可自祭家廟人君卜祭或用仲月之下旬則大夫士之祭有至於季月者矣

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

鄭氏曰庶人無常牲取與新物相宜而已愚謂春穀未成而韭可食故詩言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麥夏熟黍秋熟稻冬熟春物未成而卵易得故韭以卵春祭名礿

庶人春薦亦視三時爲薄其時然也夏不取魚鱉此魚謂乾魚也周禮庖人夏行腒鱐冬行鱻羽鄭云腒鱐暵熱而乾魚鴈水落而性定鱐卽乾魚羽卽鴈也故麥以魚稻以鴈庖人又云春行羔豚秋行犢麛鄭云羔豚物生而肥犢麛物成而充葢羔豚犢麛於春秋時皆充肥但庶人不得用犢麛故黍以豚

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釋文繭字又作蠒公典反

鄭氏曰握謂長不出膚愚謂繭栗謂牛角初出若蠶繭栗實然也祭天地之牲用犢貴誠之意也宗廟卑於天地故牛角握賓客又卑於宗廟故牛角尺此禮之以小爲貴者

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

人無故不食珍

鄭氏曰故謂祭饗愚謂諸侯朔食止少牢故無故不殺牛大夫朔食止特牲故無故不殺羊士朔食止特豚故無故不殺犬豕珍之物未詳膳夫云王珍用八物鄭氏以內則淳熬淳毋等當之未知是否八十常珍珍爲養老之物大夫士老者得食之但未至八十則不得常食若庶人則無故不得食也珍非祭祀享燕所用而曰無故不食珍者葢見養於學則有珍物文王世子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是也非是則不得食故曰無故不食珍

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 釋文燕伊見反

鄭氏曰祭以羊則不用牛肉爲羞葉氏夢得曰庶羞常薦而踰牲嫌於備物燕衣常用而踰祭服嫌於事神寢所常安而踰廟嫌於享親故禮皆不與愚謂註義固普

然以下二句例之則其義當從葉氏庶羞謂生人常食之羞饌牲祭牲也諸侯祭以大牢而無故不殺牛大夫祭以少牢而無故不殺羊卽所謂庶羞不踰牲也此三者皆言薄於自奉而厚於事先也○自天子七日而殯至此明天子以下喪葬祭祀之法

古者公田藉而不稅

鄭氏曰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孔氏曰一井之中凡有九夫中央一夫以爲公田借八家之力以治公田美惡取於此而不稅民之私田愚謂此約公羊傳之文公羊傳曰初稅畝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古者什一而藉葢自稅畝之法行則藉而復稅矣○自此以下至墓地不請皆陳古者之制也

市廛而不稅

鄭氏曰廛市物邸舍也稅其舍不稅其物市買易之所也

關譏而不征

鄭氏曰關界上之門譏譏異服識異言征亦稅也賈氏公彥曰王畿千里王城在中面有五百里界首面置三關則十二關愚謂左傳介偪之關疏云國之正法竟界之上乃有關齊於竟內更置關不與常禮同是關惟界上有之譏而不征謂譏察異言異服之人而不稅其貨物之往來者也

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

鄭氏曰麓山足也孔氏曰穀梁傳林屬於山爲麓鄭注大司徒云竹木曰林注瀆曰川水鍾曰澤愚謂以時入

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是
也不禁者與民共財不障禁也○孟子曰市廛而不征
法而不廛關譏而不征又曰文王之治岐也關市譏而
不征澤梁無禁然考之周禮司市云凶荒札喪則市無
征而作布司關云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
廛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則關市有征山虞
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
則林麓川澤有禁大宰九職八曰關市之賦九曰山澤
之賦大府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山澤之賦以待喪
紀與孟子不同蓋周禮所言者常法也文王治岐之政
行於商紂苛虐之時所以救一時之急也朱子云關市
譏而不征乃文王治岐時事周禮乃成周大備之時隨
時制宜所以不同也戰國民困已甚故孟子亦欲以此

法行之作記者本未見周禮其所言卽本之孟子而鄭氏以爲殷法非也

夫圭田無征

百畝爲夫圭絜也士虞記云孝子某圭爲而哀薦之圭田在田祿之外所以奉祭祀也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井田之法九夫爲井以中一夫爲公田八家耕之而君取其一夫之入若圭田則九夫之中其一夫爲圭田者入於有圭田者之家而國家不復征之也蓋自周末稅畝之法行圭田之所收旣入於卿大夫之家而國家又履畝而使八家出什一之稅故陳古制如此

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孔氏曰用民之力謂使民治城郭道渠周禮均人云豐

年旬用三日中年旬用二日無年旬用一日年歲不同雖豐不得過三日也

田里不粥墓地不請釋文粥音育後皆同

鄭氏曰皆受於公民不得私也粥賣也請求也周禮註曰里邑居也○穀梁傳曰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葱韭皆取焉班固云以公田二十畝爲廬舍趙氏孟子註云公田二十畝八家分之得二畝半以爲廬舍城邑之居亦二畝半廬則各在其田中而邑則聚居也而彭山季氏非之謂公田中去二十畝止存八十畝則制祿之時當割別井二十畝以足百畝之數失先王正經界之意而又以邑處農民亦有不便遠郊之外必使遠棄田疇徙入國邑人誰樂之所謂廬者蓋就田中苫小茅舍以爲息勞守畝之所不占公田二畝半而適當其中農民所

居必是平原另以五畝爲一處取於便農功而已其說似是而實非也邑者人之所聚處猶今之村落然小則十室大則千室或有城或無城自近郊以至於五百里之縣隨處有之遠郊之人則有遠郊之邑曷嘗使之棄田疇而徙於國中哉詩言中田有廬說文云廬寄也春夏居秋冬去月令孟夏令民勉作毋休於都則民自四之日舉趾以至於秋成皆處於廬且桑麻樹焉果蓏植焉車牛息焉田器藏焉禾稼納焉若苦小茅舍豈足以容哉且如季氏之說所謂苦小茅舍者亦不能不取於公田雖不占二畝半亦何能無妨於經界乎蓋計地之法有虛數有實數孟子言耕者九一此於公田中幷廬舍計之之虛數也又言貢助徹皆什一此於公田除廬舍計之之實數也計虛數則公田爲百畝圭田爲五十

畝計實數則百畝者止爲八十畝五十畝者止爲四十畝初未嘗割他井以足之也○自古者藉而不稅至此悉陳古制益將言司空度地居民之事而以此發其端也

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釋文度度上如字下大洛反沮將慮反任而鴆反食壯音嗣又如字○舊以司空執度度地爲句居民下屬今以司空執度度爲句度地居民爲句

鄭氏曰司空冬官卿掌邦事者度丈尺也山川沮澤時四時觀寒煖燥溼沮謂萊沛量地遠近制邑井之處事謂築邑廬宿市也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寬其力饒其食孔氏曰司空執丈尺之度以居處於民觀山川高下之宜沮澤浸潤之處又當以時候此四時知其寒煖愚謂山川有陰陽向背之宜沮澤有水泉灌溉之利候

四時以驗其氣候寒煖之異量遠近以定其廬井邑居之處此皆度地之事也度地旣定然後興役事任民力而築爲城郭宮室以居之任老者之事寬其功程食壯者之食優其廩給此又承興事任力而言其寬恤之政也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溼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脩其敎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釋文齊才細反和胡卧反下和味同

材謂材質寒煖者天之爲燥溼者地之爲居民者必各因天地寒煖燥溼之異視民材質之所宜而居之也廣谷大川異制者廣川大谷風氣閒隔形勢懸殊背陽者寒向陽者煖居高者燥居下者溼若各自爲制度然民生其閒者異俗者所生之地不同而俗因之而異卽下

文異齊異和異制異宜是也剛輕速質之屬乎陽者也柔重遲質之屬乎陰者也齊分量也異味者謂酸苦辛鹹各有偏嗜故其調和不同若下文言不火食不粒食則異和之甚者也器謂用器械謂兵器異制若輪人行山者欲侔行澤者欲杼車人堅地利直庇柔地利句庇及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之類衣服異宜者地寒則宜裘地煖則宜葛下文言被髮文身衣羽毛之等則異宜之甚者也教謂七教所以正民德政謂八政所以厚民生不易其俗不易其宜者俗各有所宜互言之也居之因其材治之隨其俗此聖人之政教所以不强民而民樂從大司徒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亦此義也

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 釋文推吐雷反

鄭氏曰地氣使之然也愚謂中國謂綏服以內方三千里之地也戎七戎夷九夷也爾雅曰九夷八蠻七戎六狄謂之四海五方謂中國與夷蠻戎狄也不言蠻狄者文畧也內舉中國外舉四海不及要荒者舉其俗之尤異者言之也性質也各有性若北方剛勁南方柔弱是也此一節中上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之義也

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釋文被皮義反雕本又作彫衣於旣反

鄭氏曰交趾足相鄉浴則同川臥則僢不火食地氣煖不爲害不粒食地氣寒少五穀其事雖異各自足孔氏曰文身謂以丹靑文飾其身漢書地理志云越俗斷髮

文身以避蛟龍之害故刻其肌以丹青涅之以東方南
方俱近於海故俱文身雕刻也題額也謂以丹青雕刻
其額趾足也蠻卧時頭鄉外而足鄉內相交故曰交趾
西方無絲麻惟食禽獸故衣皮氣寒少五穀故不粒食
東北方多鳥故衣羽正北多羊故衣毛凝寒至盛林木
又少故穴居中國與夷蠻戎狄各有所安之居所和之
味所宜之服所利之用所備之器其事雖異各自充足
也風俗通云夷者觝也東方人好生萬物觝觸地而出
蠻者慢也君臣同川而浴極爲簡慢戎者兇也斬伐殺
生不得其中狄者辟也其行邪辟范氏桂海虞衡志曰
交趾與雕題並言則其人形必小異交州記云交趾之
人出南定縣足節無骨身有毛卧者更扶始得起山海
經亦言交脛國人交脛郭璞云脛腳曲戾相交故謂之

交趾今安南地乃漢唐郡縣其人百骸與華無異或傳安南有播流山環數百里皆如鐵圍不可攀躋中有土田惟一竅可入而常自窒之人物詭怪不與外通疑此是古交趾地愚謂交趾之說註疏殊不明范氏以爲其形必有異是也然交趾地甚廣而欲以一山當之可乎葢古時交趾之人其足趾必與華不同故以此爲名其後漸染華風與中國通婚嫁故形體遂變此乃事理之常不足怪也用器用也器戎器也此一節申上五味異和三句之義也

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鞮釋文丁兮反）

鄭氏曰皆俗間之名依其事類耳鞮之言知也今冀部有言狄鞮者孔氏曰五方水土各異故言語不通好惡

殊別故嗜欲不同帝王立此傳語之人曉達五方之志通達五方之欲寄謂傳寄外內言語象謂放象外內之言鞮知也言傳通夷狄之語與中國相知譯陳也謂陳說外內之言愚謂此四者周禮總謂之象胥故鄭氏以此爲俗間之名周禮有鞮鞻氏掌四夷之舞狄鞮葢亦以其服名之與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 釋文度大洛反參七南反樂音洛

量地以制邑者地之形勢廣狹不同地廣者制其邑居宜大地狹者制其邑居宜小也度地以居民者地廣則可耕之田多其居民宜多地狹則可耕之田少其居民宜寡也民多則邑宜大民少則邑宜小地也邑也民居

也三者大小衆寡必皆相稱則民足以耕其地而無曠土地足以任其民而無游民限之以禮制故食有其節使之以農隙故事得其時如此則民皆有以自遂其生而得以安居而樂業是以民氣和樂興於禮義而尊君親上之心油然而生也於是乃興學校以教之葢自司空度地至此皆言居四民授田里之事所以養民也養民之道備而後可以施教故下文承此而詳言立學之事

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釋文防本又作坊音同

鄭氏曰司徒地官卿掌邦教者逮及也簡差擇也徐氏師曾曰此承上章興學而言司徒掌六鄉之政教以民

氣質之性有過不及也於是脩六禮以節之使賢者俯而就不肖者企而及焉以人倫之德由物欲而薄也於是明七敎以興之感發其良心鼓舞其德行焉恐其溺於欲則齊八政以防之使知禁戒而不敢放肆恐其入於邪則一道德以同之使學術歸一而不敢異向敎法之詳如此而其所以為敎皆以身先之老吾老以為孝又合鄉之耆老而養之推致吾心之孝使之興孝也幼吾幼以為慈又合鄉之孤獨而恤之逮及人之不足而使之不倍也身敎既至又恐資稟有厚薄觀感有淺深不可無勸懲故率敎者上升之以崇其德所以示勸也叛敎者簡去之以絀其惡所以示懲也詳見下文

命鄉簡不帥敎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釋文帥音率朝直遥反與音預

鄭氏曰帥循也不帥教謂敖很不孝弟者司徒使鄉簡擇以告者鄉屬司徒也耆老致仕及鄉中老賢者朝猶會也皆朝于庠將習禮以化之使之觀焉此庠謂鄉學也鄉謂飲酒也鄉禮春秋射國蜡而飲酒養老孔氏曰司徒命鄉中耆老皆聚會於鄉學之庠乃擇善日爲不帥教之人習鄉射之禮中者在上故曰尚功又習鄉飲酒之禮老者居上故曰上齒欲使不帥教之人觀其上功自勵爲功觀其上齒則知尊長敬老大司徒帥領國之英俊之士與執其事使俊士與之以爲榮惡者慕之而自勵愚謂習射習鄉蓋用州長習射黨正正齒位之禮然州長習射以春秋而在州之序黨正正齒位以蜡祭而在黨之序此則爲不帥教者特舉之而皆在鄉學又司徒帥國之俊士皆與焉皆異於尋常習射飲酒之

禮者也國之俊士由鄉學而升於國學者今還使執事於鄉學之中也蓋範之以進退揖讓之儀閑之以志正體直之德示之以長幼之節懲之以俊髦之榮所以誘掖而激勸之者至矣

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

鄭氏曰中年考校而又不變使轉徙其居覲其見新人有所化也亦復習禮於鄉學使之觀焉郊鄉界之外者也稍出遠之後中年又為之習禮於郊學遠郊之外曰遂遂大夫掌之又中年復移之使居遂又為習禮於遂之學遠方九州之外齒猶錄也陳氏澔曰左右對移易其藏修游息之所新其師友講習之功庶幾其化也愚

謂左鄉右鄉者王有六鄉國之左右各有三鄉也移左移右欲新其耳目以化之也如初禮如初之習射習鄉之禮也郊謂郊內六鄉之餘地葢六鄉之地在郊然郊內之地四同非六鄉所能盡故其在鄉界之外者亦如六遂之有公邑設吏治民而立學焉小司徒大比六鄉四郊之吏言六鄉而又言四郊卽與此郊一也遠郊之外曰遂遂大夫掌之上云簡不帥敎者謂初入學時也初不變謂三年考校時再不變謂五年考校時三不變謂七年考校時四不變謂九年考校時葢至此而不變則其人爲終不可化矣然後屏之遠方終身不齒遠方謂要荒也此鄉學絀惡之法也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

徒曰造士釋文選宣練反造才早反下皆造同

鄭氏曰升於司徒移名於司徒也秀士鄉大夫所考有德行道藝者學大學不征不給其繇役造成也孔氏曰升於司徒謂錄名進在司徒其身猶在鄉學升於學謂身升於大學非惟升名而已愚謂俊美也千人謂之俊選士俊士皆鄉大夫所賓之賢者能者也升於司徒此留於鄉學而將卽官之者也升於學此才之可以大就升於國學而復教之者也選士不征於鄉而免於一鄉之繇役俊士不征於司徒而免於一國之繇役葢選士俊士二者皆謂之造士謂其學業有成故免其繇役以優異之鄉大夫征役之所舍者有六而賢者能者與焉是也此鄉學崇德之法也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

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釋文適丁歷反

鄭氏曰樂正樂官之長掌國子之教崇高也高尙其術以作教也幼者教之於小學長者教之於大學尙書傳曰年十五始入小學十八入大學春夏陽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秋冬陰也書禮者事事亦陰也互言之者皆以其術相成王子王之庶子也羣后公及諸侯皆造焉皆以四術成之入學以齒皆以長幼受學不用尊卑孔氏曰術是道路之名詩書禮樂是先王之道路春秋教以禮樂則秋教禮春教樂冬夏教以詩書則冬教書夏教詩文王世子云秋學禮冬讀書與此同若云春夏教以樂詩秋冬教以書禮則是春夏但教樂詩不教禮書秋冬但教禮書不教樂詩今交互言之明四術不可暫

時而闕但視其陰陽以爲偏主耳長幼受學雖王大子亦然故文王世子云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是其事也愚謂大樂正於周禮爲大司樂大司樂掌成均之政乃大學敎人之事也以其爲人所共由則曰四術以其爲敎於學則曰四敎俊選卽俊士也俊士由選士而升故謂之俊選○孔子曰成於樂大學之敎以樂爲終故虞以典樂敎胄子周以司樂掌成均唐虞時詩書未興禮亦未備故舜命夔以敎胄但言和聲作樂之事至周以詩書禮樂並列爲四敎然大司樂之職但言敎樂之事而他未有及焉以文王世子考之則敎樂者爲大樂正小樂正胥之屬敎詩者爲大師敎禮爲執禮者敎書爲典書者而總其敎者大司成也葢大司樂之職曰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

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于瞽宗以樂德教國子以樂語教國子以樂舞教國子是大司樂所掌者乃國學之政至於教人則惟樂舞乃其專職而教詩者爲其屬之大師而别使公卿之有道德者入教於學以總其事所謂大司成也又别使他官之習於書禮者以各司其教所謂執禮典書者也大司成與執禮典書之人無定人無專職但有道德而精於其業者則充之故其職掌不見於周官也大司成以道德爲師而使掌其政令之煩則非所以尊師而重道而四術之教惟樂爲尤深其聲容舞蹈審音識微非專其業者不能精而亦非一人所能盡故使樂官之長率其屬以掌學政而專司教樂之事焉此先王設官之精意也詩書禮樂鄉學國學皆以此爲教但教於國學者爲尤備耳

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釋文胥息餘反又息呂反屏必郢反棘依注音僰又作僰蒲北反○棘周氏如字

此國學絀惡之法也大胥小胥大樂正之屬小樂正於周禮爲樂師大樂正之貳也樂師掌國學之政大胥掌學士之版小胥掌學士之徵令鄭氏曰出學謂九年大成學止也此所簡者謂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王命公卿以下入學亦謂使習禮以化之不變王又親爲之臨視重棄賢者子孫不舉去食樂重棄人也棘當作僰僰之言偪使之偪寄於夷戎方氏愨曰賤者至於四不變然後屏之貴者至於二不變遂屏之者陳氏謂先王以眾庶之家爲易治世祿之家爲

難化以其易治也故鄉遂之所考常在三年大比之時以其難化也故國子之出學常在九年大成之後以三年之近而考焉故必四不變而後屏之以九年之遠而簡焉則雖二不變屏之可也周氏謂曰棘急也示其雖屏之欲急於悔過寄者寓也示其雖屏之特寓於此耳愚謂遠方亦謂要荒也棘之義未詳鄭氏周氏之說未知孰是前言屏之遠方不云棘寄與此文詳畧互見耳陳氏謂世族之親與庶人疎賤者異非也不言南北者文畧也鄭氏云不屏於南北者爲其太遠孔氏云漢書地理志南北萬三千里東西九千里亦非也三代時百粤未開南北不遠於東西也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

鄭氏曰升諸司馬移名於司馬司馬夏官卿掌邦政者

進士可進受爵祿也愚謂此國學崇德之事也造士謂國子及庶民之俊士前云秀士謂秀出於鄉學之中者也造士之秀謂秀出於國學之中者也司馬之屬有司士掌羣臣之版以德詔爵以功詔祿升諸司馬移名於司馬而將官之也進士言其可進於王朝也

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釋文任而金反

鄭氏曰辨其論官其材觀其所長定其論各署其所長官之使之試守爵之命之孔氏曰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王以樂正所論之狀授與司馬司馬得此所論之狀更辨論之觀其材能高下堪任何官故曰官材司馬又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正定其論各署其所長若長於禮者署擬於禮官長於樂者署擬於樂

官官之試之以所能之官也愚謂自論定後官以下其義與前官民材同但官民材則用爲鄉遂之官此論進士之賢者則用爲王朝之官也○劉氏敞曰古者鄉學敎庶人國學敎國子鄉學所升曰選士不過用爲鄉遂之吏而選用之權在司徒國學所升曰進士則命爲朝廷之官而爵祿之權在司馬此鄉學國學敎選之異所以爲世家編戶之別也然庶人之仕進亦有二途可爲選士者司徒試用之一也升於國學則論選之法與國子同二也愚謂前云官民材此鄉人之出於鄉學而官之者也此論進士之賢者則國子與鄉所升之俊士出於國學而官之者也葢鄉之賢能鄉大夫考而興之上其名於司徒固可由此而入仕矣其有材質秀異而不安於小成者則司徒論而升之於學至九年學成乃升

於司馬而官之其出於鄉而郎官之者雖仕進稍速而不過爲民材之秀者止爲鄉遂之吏升於國學而後官之者雖仕進稍緩然選用之法與國子等而公卿大夫或亦出乎其閒矣○自司徒脩六禮以下至此言教民之事

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

鄭氏曰以不任大夫也孔氏曰致仕而退死得以大夫禮葬吳氏澄曰此因上文任官而後爵之之言因及不任其官則黜爵之事

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

鄭氏曰有發謂有軍師發卒教士以車甲教以乘兵車衣甲之儀方氏慤曰司徒掌教司馬掌政是分職而辨之也造士則司馬辨論官材有發則司徒教士以車甲

是聯事而通之也

凡執技論力適四方贏股肱決射御釋文技其綺反本或作伎贏本又作羸力果反

此因上教士以車甲而因言執技論力之事也執技論力若虎賁氏之虎士是也以其無道德而惟論勇力故有事則使之之適四方贏露股肱決射御之勝負蓋雖不得與俊造同科亦國家器使之所不遺也

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

鄭氏曰不貳事不移官欲專其事亦為不德出鄉不與士齒賤也於其鄉中則齒親親也愚謂此又因上言執技論力而備陳執技之人也執技之人凡七祝一史二

射三御四醫五卜六百工七射御上文已見而重言之者因五者而並列之也此皆謂執技之賤人非周禮大祝大史射人大馭醫師大卜等之官也不貳事者欲其專精於所業不移官者不欲强試之以其所不能齒謂列年齒爲坐次也出鄉不與士齒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在鄉黨宗族之中有不以貴賤計者若出鄉則不得與士齒賤之也陪臣亦賤故亦出鄉不與士齒因其類而并言之也○自司馬辨論官材至此明官人之事

禮記卷十三終

翰林院待詔樂清余[illegible]校栞

禮記卷十四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王制第五之三

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有旨無簡不聽附從輕赦從重辟婢亦反刺七智反

鄭氏曰司寇秋官卿掌刑者辟罪也三刺以求民情斷其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簡誠也有其意無其誠者不論以爲罪附施刑也附從輕求出之使從輕赦從重雖是罪可重猶赦之孔氏曰司寇正刑明辟者謂當正定刑書明斷罪法使刑不差二法不傾邪以聽天下獄訟刑法宜愼不可專制故必須三刺以求民情刺殺也謂欲殺犯罪之人三問之也三刺雖以殺爲本其被刑不殺者亦當問之求民情既得

其所犯之罪雖有旨意無誠實之狀則不聽之不論以爲罪也附從輕者謂施刑之時此人所犯之罪在可輕可重之閒則當求其可輕之罪而附之則罪疑惟輕是也赦從重者謂所犯之罪本非故爲而入重罪今放赦之時從重罪之上而赦之謂其意輕故也書云眚災肆赦是也愚謂刺殺也春秋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附從輕者謂罪之疑於輕重者則從其輕罪而附之也赦從重者謂罪之當赦者雖重猶赦之也或曰二句止是一事謂罪可輕可重則從輕罪而附之從重罪而赦之也其義亦通

凡制五刑必卽天論郵罰麗於事釋文論音倫郵音尤○鄭註卽或爲則論或爲倫○今按論如字

鄭氏曰制斷也卽就也必卽天論言與天意合郵過也

麗附也過人罰人當各附於其事不可假他以喜怒孔氏曰制五刑之時必就上天之意論議輕重鄭謂斷人罪過罰謂責罰其身皆依附於所犯之事不可離其本事别假他事以爲喜怒愚謂天者理而已矣五刑皆天討故其出入輕重必就天理以論之而不可與以私意也五刑不簡正於五罰五罰不服正於五過鄭罰雖輕於五刑亦必附於事以求當其實罪也

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愼測淺深之量以别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氾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

釋文量徐音亮别彼列反氾本又作汎孚劒反比必利反

鄭氏曰權平也意思念也淺深謂俱有罪本心有善惡盡盡其情小大猶輕重已行故事曰比愚謂意論若書

言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丕蔽要囚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人倫之大者也原之者所以本其不得已之情立之者所以嚴其不可犯之分事之輕重各有次序意論之以審其上下之服情之淺深各有分量愼測之以辨其故過之分權乎父子君臣者衷之於倫常以觀之於其大别乎輕重淺深者察之於情事以析之於其微也悉其聰明則所謂忠愛者不至於過厚而失之愚致其忠愛則所謂聰明者不至於過察而傷於刻如是則本末兼該明恕交盡而所聽之訟亦庶乎能盡其情矣汜廣也獄疑則廣詢之於衆衆疑則赦之呂刑所謂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也小大謂輕重也比附也呂刑所謂上下比罪是也成猶定也即下文所謂獄之成也此謂罪之無疑者其或輕或重必察其所當附

之罪以定其獄也

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釋文又義作宥

鄭氏曰史司寇吏也正於周鄉師之屬周禮鄉師之屬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職聽於朝司寇聽之朝王之外朝也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王命三公參聽之王使三公復與司寇及正共平之重刑也周禮王欲免之乃命公會其期又當作宥宥寬也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孔氏曰成獄辭謂獄吏初責覈罪人之辭巳成定也按周禮鄉師屬地官不掌獄訟而云鄉師者鄉

謂鄉士也師謂士師也云之屬者謂遂士縣士方士之屬周禮鄉士掌六鄉之獄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遂士掌六遂之獄若欲免之則王命三公會其期縣士掌野獄若欲免之則王命六卿會其期經云王命三公舉中以見上下則六鄉王自會之縣野六卿會之愚謂王三又然後制刑王命以三事宥之其不在三事然後斷其刑也

凡作刑罰輕無赦

鄭氏曰法雖輕不赦之爲人易犯孔氏曰此非疑獄故雖輕不赦若輕者輒赦則犯者衆也故書云刑故無小

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釋文侀音刑

孔氏曰刑是刑罰侀是侀體訓刑罰爲侀體言刑罰加

人侀體也侀體是人成就形貌形貌一成之後若以刀鋸鑿之斷者不可續死者不可生故云不可變君子盡心以聽刑則上云悉其聰明致其忠愛是也陳氏祥道曰無赦則民不至於犯罪盡心則吏不至於濫刑有無赦之法以禁於未然之前有盡心之法以應於已然之後此民之所以畏罪而親上也

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釋文亂名如字王肅作僞名

鄭氏曰析言破律巧賣法令者也亂名改作謂變易官與物之名更造法度左道若巫蠱及俗禁孔氏曰左道謂邪道地道尊右右爲貴故正道爲右不正道爲左愚謂言如史載言之言謂國家之舊典故事也律法令也析破謂以巧說分散破壞其義也名如黃帝正名百物之名名所以指實亂名則失實矣改作變易法度也左

道若楊墨申韓之類五者皆足以亂政也

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

鄭氏曰淫聲鄭衛之屬也異服若聚鷸冠瑰弁也奇技奇器若公輸般請以機窆

行僞而堅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 釋文行下孟反

鄭氏曰皆謂虛華捷給無誠者也愚謂行詐僞之事而守之堅固則持之而難變爲詐僞之言而辭理明辯則攻之而難破習學非違之書而見聞廣博則可以譔聞動衆順從非違之事而文飾光澤則足以拒諫飾非此心術之邪學術之偏而其才又足以濟其姦者後世若宋之王安石蓋如此

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

鄭氏曰今時持喪葬築蓋嫁取卜數文書使民倖禮違
制孔氏曰謂妄陳邪術恐懼於人假託吉凶以求財利
馬氏晞孟曰卜筮者先王所以使民信時日畏法令而
不以正告則謂之假
此四誅者不以聽
鄭氏曰爲其爲害大而辭不可明愚謂四誅謂上所言
亂政者一疑衆者三聽即上文正聽之司寇聽之三公
聽之是也不以聽者爲其罪大而情必出於故故誅之
不疑而不復聽也
凡執禁以齊衆不赦過
鄭氏曰亦爲人將易犯愚謂周禮士師掌五禁之法以
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
曰軍禁下文關市之禁蓋舉國禁畧言之也過謂過誤

刑於過者有赦而禁不赦過者蓋刑之所懲者重禁之所治者輕故不論其過故而期於必行然後約束嚴而人不敢輕犯也

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

孔氏曰此皆尊貴之物非民所宜有防民之僭僞也金璋郎考工記金飾璋也皇氏以爲用金爲印章按定本璋字從玉圭璧之類且周時稱印曰璽未有稱章皇氏之義非也愚謂金飾璋者考工記大璋中璋邊璋之屬皆黃金勺青金外是也戎器矛戟之屬周禮縣師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事則受法於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則兵車戎器乃民間所有此云戎器不粥於市又云

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莿是兵車民間所具司馬法所
謂甸出長轂一乘而兵器則由官給而藏之民與
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
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
釋文中丁仲反下皆同
鄭氏曰凡以其不可用也用器弓矢耒耜飲食器也度
丈尺也數升數多少孔氏曰此經之物其合法度則得
粥之不合法度者不得粥也布帛精麤者若朝服之布
十五升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之類廣狹者布廣二尺二
寸帛則未聞鄭註周禮引逸巡守禮幅廣四𥿍八寸爲
𥿍鄭謂四當爲三則帛廣二尺四寸愚謂姦色不正之
色若紅紫之屬也
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

鄭氏曰不示民以奢與貪也成成善也孔氏曰前經言圭璧金璋是貴者之器非民所宜有此錦文珠玉等是華麗之物富人合有但不得聚之過多故不粥於市此衣服飲食與錦文珠玉連文據華美者不得粥之若尋常飲食則得粥之錦文衣服等不粥不示民以奢飲食不粥不示民以貪

五穀不時果實未孰不粥於市

鄭氏曰物未成不利人

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

鄭氏曰伐之非時不中用周禮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殺之非時不中用周禮春獻鼈蜃謂木不中伐謂小而未成材不中殺亦謂小也毛詩傳言田獵之禮不成禽不獻先王之制魚不滿尺市不得粥人不得食○

陳氏澔曰此所禁凡十有四事皆所以齊其衆而使風俗之同也

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

司關掌貨賄之出入以聯門市故執上之所禁以譏察其違禁者又於身著異服者則禁之於口爲異言者則辨識之防姦僞察非違也劉氏曰衣服易見故直曰禁語言難知故必曰識○自司寇正刑明辟至此明刑禁之法

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天子齊戒受諫釋文惡烏路反齊側皆反本亦作齋下皆同

鄭氏曰簡記策書也諱先王名惡忌日若子卯孔氏曰大史之官典掌禮事執此簡記策書奉其諱惡之事奉進也諱謂先王之名禮運天子適諸侯必以禮籍入鄭

註云謂大史執簡記奉諱惡是亦諱諸侯之祖父也惡謂忌日及子卯亦衆謂餘事故誦訓云掌道方慝以詔辟忌鄭註云方慝四方言語所惡是也愚謂簡記簡策所記也惡若日月食四鎭五嶽崩大傀異烖大札大凶大烖大臣死諸侯薨國之大憂之類皆是也左傳襄二十八年裨竈曰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昭七年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諱惡之事書在簡記故大史於歲終之時執此簡記奉一歲中諱惡之事以告於天子使天子於諱而辟之於所惡而戒懼脩省王則齊戒以受大史之所諫也蓋上文言制田里興學校舉賢才明法禁則爲治之道備矣故此下二節遂言歲終受成之事也

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齊戒受質大樂正大司寇

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齊戒受質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齊戒受質然後休老勞農成歲事制國用釋文會古外反勞力報反

鄭氏曰司會冢宰之屬成計要也質平也平其計要冢宰齊戒受質贊王受之也大樂正於周宗伯之屬市司市也於周司徒之屬從從於司會也百官大司徒三官之屬也百官齊戒受質受平報也孔氏曰司會總主羣官治要故以一歲治要之成質於天子謂奏上文簿聽天子平斷之冢宰貳王治事故齊戒贊王受羣官所平之事謂其王論定也以周法言之司會總主羣官簿書則司徒司馬司空簿書亦司會掌之所以司徒司馬司空各質於天子不由司會唯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從

司會質於天子者以三官當司事少徑從司會以質於
王司徒司馬司空總主萬民其事旣大雖司會進其治
要仍須各受質屬官親自質於天子也百官齊戒受質
者天子平斷報下百官齊戒受天子所平之要也愚謂
周禮歲終六官之長各攷其屬司會總主百官之歲會
小宰贊冢宰受而攷焉大樂正市於周禮則大宗伯大
司徒之屬今乃不致於其長而徑達於司會大司寇六
卿之一而與大樂正市並列春官不見其長而但言大
樂正皆與周禮不合此蓋漢初未見周禮及古文尚書
周官之篇但聞周制以冢宰司會考羣吏之治又見今
文尚書牧誓立政皆止有司徒司馬司空三卿故欲立
爲制如此其言大樂正大司寇市則以上文言興學聽
刑及市之所禁而特舉之也休老勞農謂於蜡祭而行

正齒位之禮以休老人勞農夫也成歲事謂聽歲終所致之事而行廢置也周禮大宰歲終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凡周禮言正歲歲終者皆夏正也又上文云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然則蜡祭飲酒在夏正十二月明矣

凡養老

孔氏曰皇氏云人君養老有四種一是養三老五更二是死國難者父祖三是致仕之老四是引戶校年養庶人之老熊氏云天子視學之年養老一歲有七謂四時皆養老故鄭此註凡飲養陽氣凡食養陰氣陽用春夏陰用秋冬是四時凡四按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註云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通前爲六又季春大合樂天子視學亦養老是總爲七也

陳氏祥道曰天子之於老所養三國老也庶老也死政者之老也歲養之也三仲春也季春也仲秋也文王世子云大合樂必遂養老鄭謂春合舞秋合聲此養老於仲春仲秋者也月令季春之末大合樂天子親往視之亦必養老此養老於季春者也若夫簡不帥教出征受成以訊馘告凡天子入學莫不養老此又不在歲養之數者也三老五更乃羣老之尤者致仕之老固在其間皇氏離而二之誤矣月令無冬夏養老之文周禮禮記特言春饗秋食而已熊氏謂歲養有七亦誤矣愚謂陳氏駁皇氏熊氏之說是也而其言入學必養老則本孔疏之說其實文王世子止言大合樂必遂養老無視學必養老之文大合樂必養老則非大合樂雖視學固未必養老矣又周禮大胥止言春合舞秋合聲若季春大

合樂惟見於月令則用法未必有此然則先王養老惟仲春仲秋二時而已○自此以下至九十者其家不從政申言養耆老以致孝之事

有虞氏以燕禮

孔氏曰崔氏云燕者殽烝於俎行一獻之禮坐而飲酒以至於醉虞氏帝道宏大故養老以燕禮凡正饗食在廟燕則於寢燕禮則折俎其牲用狗謂爲燕者毛詩傳云燕安也其禮最輕升堂行一獻禮畢而脫屨升堂坐飲以至醉也儀禮猶有諸侯燕禮一篇然凡燕禮有二一是燕同姓二是燕異姓若燕同姓則夜飲其於異姓讓之則止故詩湛露鄭箋云夜飲之禮同姓則成之其庶姓讓之則止此燕致仕之老宜用正燕之禮老人不合夜飲當用異姓之燕禮愚謂老人宜安坐故養老始

用燕禮燕禮一篇乃諸侯燕其羣臣之禮而衆及於燕四方之賓若天子燕諸侯與其臣子及諸侯自相燕其禮皆不可見然湛露天子燕諸侯云厭厭夜飲不醉無歸燕禮云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是異姓亦有夜飲之禮但燕異姓則公在阼階上燕同姓則公與父兄齒以燕禮養老固當用燕異姓之燕禮疏以夜飲不夜飲爲言則非也

夏后氏以饗禮

孔氏曰崔氏云饗則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依尊卑而爲獻數夏既受禪於虞是三王之首貴尚於禮故養老以饗禮相養敬也皇氏曰凡饗有四種一是諸侯來朝天子饗之周禮大行人職云上公饗禮九獻是也其牲則體薦體薦則房烝故左傳云饗有體薦國語云王

公立飫則有房烝飫卽饗也立而成禮謂之飫其禮亦有飯食故舂人云凡饗食共其食米鄭云饗有食米則饗禮兼燕與食是也二是王親戚及諸侯之臣來聘王饗之禮亦有飯食及酒其酌數亦當依命其牲則折俎亦曰殽烝故國語云親戚宴饗則有殽烝謂以燕禮而饗則有之左傳定王饗士會用折俎以國語及左傳知王親戚及諸侯之臣來聘皆折俎饗也其饗朝廷之臣亦當然也三是四裔之使來王不親饗但以牲全體委與之故國語云坐諸門外而體委與之是也若其君來則與中國子男同故小行人職掌小賓小客所陳牲牢當不異也四是饗宿衛及耆老孤子則以醉爲度故酒正云凡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皆無酌數是也饗致仕之老宜用正饗之禮其饗死事之老不必有德又老人

不宜久立當用折俎之饗也愚謂賓客飲食之禮有三
曰饗也食也燕也食禮專於質燕禮專乎文饗則兼飲
食備質文其禮爲最重夏后氏以燕禮輕故易之以饗
饗禮雖亡不可考宗廟之祭謂之大饗賓客之重禮亦
謂之大饗蓋其禮大畧相似始而灌次朝踐次饋食食
畢而酳而以尊卑爲獻數內宰職大祭祀后祼獻則贊
瑤爵亦如之鄭云酳尸后亞獻爵以瑤爲飾內宰又云
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是賓客之饗亦有灌有獻有
酳矣大行人上公饗禮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此自
灌至酳之獻數也國語王公立飫則有房烝此朝踐薦
腥之禮也舂人凡饗食共其食米饗禮有米此饋食之
禮也籩人掌四籩之實凡祭祀共其籩薦羞之實喪事
及賓客之事共其薦籩羞籩醢人掌四豆之實凡祭祀

共羞之豆賓客喪紀亦如之是饗禮有朝踐之豆饋食之豆邊有加豆加籩有羞豆羞籩皆與祭祀同但祭祀尸坐饗禮則立而成禮國語云王公立飫左傳云設机而不倚是也又有因饗而行射禮者司服所謂饗射則鷩冕是也若折俎之饗則參用燕禮而行之左傳晉侯享季武子范宣子賦黍苗武子興再拜稽首則坐而飲酒矣但燕禮牲用狗惟一獻而享禮之牲牢獻數則以爵命之尊卑爲差耳

殷人以食禮釋文食音嗣下文食之並同

孔氏曰食禮者有飯有殽雖設酒而不飲其禮以食爲主故曰食崔氏云殷人質素威儀簡少故養老以食禮食禮亦有二種一是禮食大行人諸公食禮九舉及公食大夫禮是也二是燕食謂臣下自與賓客旦夕共食

按鄭註曲禮酒漿處右云此大夫士與賔客燕食之禮
食致仕之老當用正食死事之老常用燕食愚謂公食
大夫禮則諸侯食來聘大夫之禮而兼及於大夫之自
相食至於天子食諸侯與諸侯相食之禮則亦皆不可
得而見矣公食禮無樂而周禮樂師饗食諸侯序其樂
鍾師凡祭祀享食奏燕樂公食禮無舉數而大行人上
公食禮九舉侯伯七舉子男五舉則王之食諸侯與諸
侯之自相食固與公食禮不同至養老之享食則天子
袒而割牲冕而總干又有與享食之常禮不同者矣

周人脩而兼用之

鄭氏曰備陰陽也凡飲養陽氣凡食養陰氣陽用春夏
陰用秋冬愚謂周人極文故脩上三禮而兼用謂春則
或用饗或用燕秋則用食也

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使人受

養於鄉養於國謂引戶校年而行糜粥飲食以養之也養於學謂於學而以燕享食之禮養之也五十者一鄉引年則及之六十者一國引年則及之七十者學中行養老之禮則及之拜君命謂君有所賜而拜受之也凡拜君命者必再拜稽首坐而一拜興而又坐一拜八十者一坐而以首再至於地殺其禮以優之也瞽者無目故亦如之九十者於君命不親受彌優之也○養老之法有以燕享食之禮養之於學者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之等是也有致物於其家以養之者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及月令仲秋行糜粥飲食是也有免其征役以養之者五十不與力征六十不與服

戎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是也有共給之終其身者司門以其財養死政之老遺人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是也

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 釋文粻陟良反離力智反

粻糧也異粻者少壯疏食五十者別食精鑿也宿肉者六十非肉不飽恆宿備之以供其求也膳善食也七十者不惟宿肉又有美善之食以副貳之也八十者不惟貳膳又得常食珍物也遊行也九十年益高隨其所居所行而膳飲不離焉則所以養之者益至矣

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紟衾冒死而后制 釋文絞戶交反紟其鴆反冒忘報反

鄭氏曰絞紟衾冒一日二日而可爲者孔氏曰歲制謂

棺也不易成故歲制此謂大夫以下人君即位爲椑不待六十也時制衣物難得者月制衣物易得者愚謂歲制者謂送死之具於每歲有所制也時制於每時有所制也月制於每月有所制也六十已衰始制爲送死之具至七十八十而所制彌備至九十又於所制者日脩也絞大小斂既斂所以收束衣服爲堅急者紟單被也大斂用之衾大小斂之衾也冒既襲所以韜尸者

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

五十始衰故養老者自五十以上

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釋文從才用反又如字

陳氏祥道曰大夫七十而賜之杖此五十而杖者葢杖

於家及鄉國者不必待賜杖於朝則非賜不可也愚謂大夫七十而致事八十杖於朝此常法也若七十不聽致事則必賜之几杖七十亦得杖於朝祭義七十杖於朝是也大詢衆庶之朝庶人之老或與焉其八十者或亦得杖與

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

孔氏曰此謂大夫士年老而聽致事者不俟朝者朝君之時入門至朝位君出揖之卽退不待朝事畢也告問也八十者君每月使人致膳告問存否秩常也九十老極君日使人以常膳致之愚謂致仕而朝君者論語吉月必朝服而朝是也不俟朝因以優老亦以其不與於朝政故也若八十則雖未致仕不俟朝有朝政則使人就而問焉祭義八十不俟朝有問則就之是也

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釋文與音預 政音征

力征謂田與追胥之役祭義五十不爲甸徒是也周禮鄉大夫國中六十免征野六十五免征田與追胥免之獨早者以其爲竭作之役也蓋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役其子則免其父竭作則父子皆行故於五十即免之然五十之人如其子未能受役於非竭作之役猶不免供役也六十免役則不與服戎不問其子之長幼而皆爲役之所不及矣八十不齊謂不祭也不喪者七十惟衰麻爲喪八十并衰麻不服也鄭氏曰八十不祭子代之祭是謂宗子不孤孔氏曰七十之時祭祀猶親爲之其視濯溉則子孫至八十祭亦不爲

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唯衰麻爲喪

鄭氏曰不親學不能備弟子禮愚謂爵謂命爲大夫爲大夫者不必皆五十其假祖廟而命之則必待五十也親學謂至學受業六十筋力已衰則不能親學德業已成則不必親學惟衰麻爲喪者備喪之服而不必其飲食居處之如禮也曲禮謂飲酒食肉處於內是也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鄭註膠或作絿

上庠下庠東序西序右學左學皆在國之大學也此歷言四代之學而獨曰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其餘皆在國矣孟子夏之鄉學名校殷之鄉學名序周夏之東序西序殷之右學左學皆大學而非鄉學矣葢古者天子皆

不止於一學以周立四學推之可知也上庠西序右學皆在西下庠東序左學皆在東虞殷以西為尊夏人以東為尊周之東膠大學也虞庠鄉學也四郊皆有庠而養庶老獨於西郊之庠亦取其與殷禮相變與虞夏殷養國老庶老皆於國學周養國老於國學養庶老於鄉學者周代文故辨於貴賤之禮也

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釋文皇音皇本又作皇冔況甫反縞古老反又古報反

陸氏佃曰燕衣燕居之衣元端是也據卒食元端以居縞衣朝衣也據朝服之以縞自季康子始也元衣冕也據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冕而總干養老夏后氏以燕服殷人以朝服周人以祭服後王彌文也愚謂此主

言養老而乃言祭之冠者蓋四代養老皆以祭之冠而衣則或異也樂記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冕而總干司服享射則鷩冕則周人養老以冕郎虞夏殷可推矣皇收冔者虞夏殷士助祭於君之冠也虞夏殷祭亦用冕孔子言禹美黻冕大甲言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於亳是也此獨舉士之祭冠者謂其所用以養老之冠也深衣者十五升白布連衣裳爲之而純以采者也有虞氏以皇爲士之祭冠用此配深衣而服之以養老也燕衣燕居之服元端服也縞衣者皮弁服之衣天子之朝服也元衣者六冕之服皆元祭服也虞夏殷以士之祭冠養老而夏之燕衣則尊於虞之深衣殷之縞衣則尊於夏之燕衣至周冕而元衣則其禮益隆矣然周人養老兼用饗食燕三禮此元衣養老謂饗食之禮也若以

燕禮養老則天子皮弁服諸侯朝服凡朝燕同服天子諸侯一也○鄭氏曰皇冕屬也畫羽飾之凡冕屬其服皆元上纁下虞十二章周九章夏殷未聞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有虞氏質深衣而已夏而改之尚黑而黑衣裳殷尚白而縞衣裳周則兼用之元衣素裳其冠則牟追章甫委貌也愚謂皇收冔之制未詳鄭謂畫羽飾之蓋以周禮皇舞之義推之未知是否至四代養老之服則陸氏之說為是而鄭氏之說誤甚四代養老惟有虞氏用燕禮宜用燕服若用饗禮則饗之服用食禮則食之服而鄭氏謂養老之服皆與羣臣燕之服其誤一也縞衣之冠殷制不可考若以周制言之則當用皮弁而鄭氏以為章甫其誤二也周天子養老冕而總干而鄭氏以為服諸侯之朝服其誤三也又其言

虞服十二章周服九章者亦非是說詳郊特牲

凡三王養老皆引年

鄭氏曰已而引戶校年當行復除也老人衆多非賢者不可皆養愚謂未七十不得養於學而七十者亦不能皆養之於學也故必引戶校年而行糜粥飲食之賜然後所養無不徧而其尤老者則又當復除其家如下文所言也

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釋文期音基

周氏諝曰將徙不從政所以寬之始來不從政所以安之也愚謂此言復除老者之法廢疾以下又因不從政

而類言之也廢疾謂廢於人事若瘖者之類是也三年不從政除喪而後從政也三月不從政既葬而後從政也將從於諸侯謂將從於他國也三月不從政以其當爲行計也自諸侯來徙家謂自他國始來家於此也期不從政以其未有業次也荀子大畧篇從諸侯來與新有昏期不使

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釋文少詩照反矜本又作鰥同古頑反

鰥魚名魚目不閉無妻之人愁悒不能寐目恒鰥鰥然故曰鰥天民者民皆天之所生也皆有常餼謂四者之民皆常有廩餼以給之以其不能自養故也孟子謂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是也此言恤孤獨以逮不

足之事

瘖聾跛躃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釋文瘖於金反跛彼我反躄必亦反侏音朱

孔氏曰瘖謂口不能言聾謂耳不聞聲跛躃謂足不能行斷者謂肢節斷絕侏儒謂容貌短小此等既非老無告不可特與常餼然既有病又不可不養故各以器能供官役使以稟餼食之晉語文公問八疾胥臣對曰戚施直鎛蘧篨蒙璆侏儒扶盧矇瞍修聲聾聵司火其童昏嚚瘖僬僥官師所不材以實裔土是各以其器食之外傳不云跛躄此不云蘧篨戚施設文不具外傳瘖與僬僥以實裔土此瘖以其器食之者古今法異也愚謂養疾民亦恤孤獨之類因上文而并及之百工非疾民而並言之者因以器食之其事同也

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

鄭氏曰道中三塗遠別也萬氏斯大曰塗之從者以西爲右以東爲左橫者以南爲右以北爲左左右有一定而往來皆由之

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

父之齒年長以倍者也兄之齒十年以長者也朋友不相踰雖有少長有隨而已

輕任并重任分斑白不提挈釋文并必姓反本又作併挈本亦作挈苦結反○石經斑白下有者字

任謂負擔也斑白老人頭半白黑者二人並行各有負擔而年有少長若輕則并與少者若重而一人不能獨任則分之而以其重者與少輕者與長也至斑白之老則不以其任行乎道路雖提挈之輕猶不及之則重者

可知矣此上三節言道路同行之禮蓋上之於民既富而教而又養耆老恤孤獨以化之則民皆知謹於禮而敬事其父兄其見於道路之閒者乃其一端也孟子言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亦此意也

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

六十曰耆君子大夫士也徒空也不徒行出必乘車也不徒食食必宿肉也此因上文言行道之禮而及於君子耆老不徒行又因君子耆老不徒行而并及於庶人耆老不徒食皆緣類及之也

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

祭器不假說見曲禮祭器未成不造燕器急奉先也此節與上文不相屬陳氏謂當在寢不踰廟之下愚意其

直爲佚篇之脫簡耳

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畝

鄭氏曰一里方三百步億今十萬孔氏曰尹文子云百姓千品萬官億醜皆以數相十此謂小億也毛詩傳云數萬至萬曰億此大億也愚謂此言一國之內爲田之大數也舉百里之國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亦可放此推之矣自此以至篇終皆所以申釋前文而且以補其所未備也

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田九萬億畝

鄭氏曰萬億今萬萬也孔氏曰計千里之方爲方百里者百一箇百里之方既爲九十億畝則十箇百里之方爲九百億畝百箇百里之方爲九千億畝今乃云九萬

億畝與數不同者若以億言之當云九千億畝若以萬言之當云九萬萬畝此經上下或萬或億字相交涉遂誤爲萬億鄭不顯言故云此經萬億者卽今之萬萬愚謂此言一州之內爲田之大數也

自恆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恆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釋文隙音頰

應氏鏞曰海獨言東海者東海在中國封域之內而西南北則夷徼之外疆理有不及也南以江與衡山爲限百越猶未盡開也河獨舉東西南者河流縈帶而周遶雖流沙亦與河接也當先王盛時東西南北各有不盡

蓋聽四夷居之故外薄四海至於五千里者此區域之
大數而疆理之畧者也四海之內方三千里此民田之
大數而疆理之詳者也覩於曰內曰外二字而治之詳
畧可見矣胡氏渭曰禹河自華陰折而東行至大伾所
行不滿千里故曰千里而近若漢河則東過大伾山南
至白馬縣之長壽津始折而北行西去宿胥口又一百
五十里則爲千里而遙矣孔氏曰爲田八十萬億一萬
億畝以一州方千里九州方三千里三三如九爲方千
里者九一箇千里有九萬億畝九箇千里九九八十一
故有八十一萬億畝但記文詳具故於八十整數之下
云萬億又云一萬億也以前文誤爲萬億此因前文之
誤更以萬億言之愚謂恆山在今眞定府曲陽縣西北
極三十七度 南河東河西河皆主冀州言之禹河自華陰東

折歷底柱析城王屋孟津洛汭而至大伾為南河在冀州之南冀州與豫州之界也南河所行其最南者在今蒲州府永濟縣界中（極三十四度六分）與恆山南北相距為二度四分約為六百里故曰千里而近江自會漢水至揚州入海其所行最北者在今鎮江府北（極三十二度三分）與南河南北相距為二度五分約為六百二十五里故亦曰千里而近衡山在今衡州府衡山縣（極二十七度二分）與江南北相距為五度一分約為一千二百七十五里故曰千里而遙東海青徐揚之海也青州之成山斗入海中若據成山東海計之其地太遠而徐州濱海古為淮夷所居揚州則又雜以百粵記云東海蓋據今青沂等府所濱之海也（東二度二三分）禹河自大伾北折至大陸又北至九河為東河在冀州之東冀州與兗州之界也今河自孟

澤以東久失故道以記文參考今地圖其最西者在今大名府濬縣界中西二度與東海東西相距約四度三分爲一千七十餘里故曰千里而遥河自龍門南流至華陰爲西河在冀州之西冀州與雍州之界也其所行最東者在今絳州河津縣界中西五度八分與東河東西相距三度八分爲九百五十里故曰千里而近流沙漢志以爲居延澤在今嘉峪關外曰索科鄂模西十七度左右與西河東西相距爲十一度三分爲二千八百二十五里故曰千里而遥顔師古謂流沙在燉煌薛氏季宣云流沙大磧也在沙州西八十里皆指今哈密東南之大沙海爲流沙其地太遠恐非記之所據也自恒山至衡山約十度爲二千五百里自東海至流沙約一十九度三分有餘爲四千八百餘里東西贏而南北縮而其地皆有所

不盡故斷長補短爲方三千里也方三千里之地當爲田八萬一千億畝承上文之誤則當云八十一萬億畝而云八十萬億一萬億畝記文之緐也○鄭氏曰自恆山至南河冀州域自南河至江豫州域自江至衡山荆州域自東河至東海徐州域自東河至西河亦冀州域自西河至流沙雍州域愚謂記言九州之內方三千里九州皆在其中鄭氏據禹貢五州地域分之非記者本意且東河與兗界不與徐界而荆州北以荆山爲界尙在江北五六百里也○禹貢之九州爲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爾雅九州爲冀豫雝荆揚兗徐幽營周禮職方之九州爲揚荆豫青兗雍幽冀幷而每州封域亦各不同說者以爾雅爲殷制王制言九州而不言州名又不言其封域未知用何代之制前云千里之內曰甸千里

之外曰采曰流用禹貢之法則九州亦當與禹貢同禹貢之嵎夷黑水職方之醫巫閭皆爲要荒之地而在九州之內此九州之大界也王制九州州方千里合爲方三千里此九州爲中國者之實數也九州在內者皆狹在外者皆廣以禹貢言之如兗徐豫三州皆不過千里若冀青揚荊梁雍則不止於千里而冀梁雍尤爲遼闊蓋此六州皆外包要荒之地若除去要荒止計綏服之內則九州之地長短相補大約每州皆千里而已○此總記九州之內爲田之大數也

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

此言方百里之國爲田之實數也方百里者如此則小而方七十里方五十里大而方千里方三千里其三分

去一之法皆可以此準之矣

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

古者謂周以前也今記者據當時漢法言之也東田東方之田也漢初儒者皆齊魯人自據其地言之故曰東田步百爲畮三百步爲一里方里而井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葢漢初時如此至景帝改以二百四十步爲畝則大於古之畝矣鄭氏曰周尺之數未詳聞也按禮制周猶以十寸爲尺葢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則步更爲八八六十四寸以此計之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孔氏曰古者八寸爲尺以周尺八尺爲

步則一步有六十四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則一步有五十二寸是今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十二寸以此計之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五十二畝七十一步有餘古之百里當今百二十三里一百一十五步二十寸與此經皆不相應經文錯亂不可用也又曰玉人職云鎮圭尺有二寸又云桓圭九寸是周猶以十寸爲尺今經云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乃是六十四寸則謂周八寸爲尺也鄭卽以周尺十寸爲尺八尺爲步則步八十寸鄭又以今尺八寸爲尺八尺爲步則今步少於古步一十六寸也是古之四步剩出今之一步古之四十步爲今五十步古一畝之田長百步得爲今田一百二十五步方百畝之田從北嚮南每畝剩二十五步總爲二千五百步從東嚮西每畝剩二十五步亦總爲二千五

百步相併爲五千步總爲五十畝又西南一角南北長二十五步應南畔所剩之數東西亦長二十五步應西畔所剩之數計方二十五步開方乘之總積得六百二十五步六百步則爲六畝餘有二十五步故鄭云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也又古者四步剩今一步則古者四里剩今一里是古者八十里爲今百里百里之外猶有古之二十里爲今之二十五里故鄭云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陳氏澔曰疏義所算亦誤古者八寸爲尺以周尺八尺爲步則一步只六尺四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則一步有五尺一寸二分是今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尺二寸八分愚謂此疏本爲二說其前說以八尺之步與六尺四寸之步皆爲八寸之尺則八尺爲步止六十四寸六尺四寸爲步止五十

一寸二分也其後說以八尺之步與六尺四寸之步皆為十寸之尺則八尺為步有八十寸六尺四寸為步有六十四寸也觀經文及鄭註之意則後說為是蓋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此本十寸之尺而後人誤謂周尺止八寸用此制步則八寸為尺八尺為步以十寸之尺約之止有六尺四寸矣今疏之前說既以八尺之步於八十寸之中去其十六寸而為六尺四寸又以六尺四寸之步於六十四寸之中去其十二寸八分而為五尺一寸二分與經註之意皆不合陳氏第據前說而辨其所算五十二寸之失則亦未為甚晰也管子及司馬法皆云六尺為步考工記車人為耒自其庛緣其外以至于首以弦其內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少於古時二尺矣是周步六尺又記特言周尺則古尺周尺疑亦不同

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蓋三代皆以步百爲畝而步之大小不同夏大於殷殷大於周而尺度又有不同故夏之五十畝當殷之七十畝殷之七十畝當周之百畝但其詳不可盡考耳古時百畝當漢初百五十六畝有餘不啻多三分之一則夏殷周田數之參差其義又何疑哉○自方一里者至此詳言田數因前言天子之田公侯之田而詳釋之也

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爲方百里者三十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釋文閒音

閑下
同

此申釋畿外八州建國之法也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有功德於民而加地者也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君削以地者也

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爲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爲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

此申釋縣內封國之法也

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

人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人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釋文食音嗣又如字

此申釋諸侯以下制祿之法也

天子之大夫爲三監監於諸侯之國者其祿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釋文爲朝爲于僞反

此言三監之祿與方伯湯沐之邑又以補前文之所未備也鄭氏曰湯沐之邑給齊戒自潔淸之用浴用湯沐用潘許氏愼曰公羊說諸侯朝天子天子之郊皆有朝宿之邑從泰山之下皆有湯沐之邑左氏說諸侯有功德於王室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皆有湯沐邑其餘則否愼謹按京師之地皆有朝宿邑周千八百諸侯盡京師地不能容之

不合事理之宜愚謂方伯湯沐之邑在天子之縣內者
即左氏公羊所謂朝宿之邑也左氏公羊以在京師者
爲朝宿之邑在泰山下者爲湯沐之邑其實京師及泰
山下之邑皆爲朝王而居宿皆所以齊戒自潔清也方
伯有湯沐邑則非方伯不得有也魯爲方伯故有許田
衞亦嘗爲方伯故左傳云取於有閻之土以供王職取
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有閻之土京師湯沐之
邑也相土之東都泰山下湯沐之邑也鄭非方伯而有
泰山之祊則以懿親特賜也
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未賜爵視天
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
此申言內諸侯祿外諸侯嗣之制而且以補其未備之
義也諸侯謂畿外諸侯大夫謂天子之公卿大夫也使

以德者有德則使之爲大夫而不能必其子之亦有德此大夫之所以不世爵也爵以功者有功故爵之爲諸侯而有功之賞宜及於其子孫此諸侯之所以世國也諸侯除喪以士服見天子天子命之乃用諸侯之禮未賜爵謂諸侯初嗣位未見天子而受命也視天子之元士謂其車服之制也言此者以明諸侯雖得世爵而未嘗不待天子之命之也天子之大夫不世爵而祿則有世者諸侯之大夫爵祿皆不世也○孔氏曰諸侯大夫有大功德亦得世祿故隱八年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愚謂諸侯大夫不世爵祿此亦本於公羊傳春秋譏世卿之說其實先王時諸侯大夫未嘗無世爵祿者所謂世臣與國同休戚乃人君之所恃以立國故滕行世祿孟子善之而喪服有大夫爲昆姊之長殤未冠

已爲大夫必其髙勳大族世爲大夫者矣葢爵可世而官不可世司徒司馬司空之屬謂之官卿大夫士謂之爵泰誓數殷紂之罪齊桓公五禁皆言世官而不言世爵世官謂若魯季氏爲司徒叔孫氏爲司馬孟孫氏爲司空宋樂氏爲司城以聽政鄭罕氏之爲冢宰以當國世居是官而不易者也

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釋文冠古亂反

李氏格非曰冠昏鄉嘉禮也喪凶禮祭吉禮也相見賓禮也周官宗伯掌禮之在上者則有軍禮而冠昏鄉其禮附故五禮此言禮之在民者則無軍禮而冠昏鄉其事異故六禮愚謂禮之在國者其别多故總之以五禮而冠昏鄉皆屬於嘉禮禮之在民者其别少故分之爲六禮而冠昏鄉各爲一禮○此下三節詳六禮七敎八

政之目也。

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釋文長丁丈反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謂之五教書所謂敬敷五教是也然骨親皆謂之長幼而兄弟則其情尤親故分兄弟於長幼而爲二賓客即朋友之類然同志者乃謂之朋友而賓客則所該者廣故分賓客於朋友而爲二此七教之所由名也

八政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度量數制
項氏安世曰事爲者冢宰之九職司徒之十二事考工之六職皆司徒所須以任民者也愚謂異別即上飲食衣服事爲三者而事各不同者若五方異俗四民異業貴賤異禮之類度丈尺也量斗斛也數百十也制布帛幅廣狹與其長短也言異別於四者之上以飲食衣服

事爲有異而度量數制不容異也

禮記卷十四終

附生平陽楊溥約校栞